

《活着》中的生命哲学：悲剧性存在及其超越

郑泽铨

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东 潮州

收稿日期：2024年6月4日；录用日期：2024年7月30日；发布日期：2024年8月8日

摘要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余华的小说《活着》中所蕴含的悲剧元素与生命哲学。通过分析小说中描绘的家庭、社会及个人悲剧，试图揭示作品中所蕴含的生命观与深层哲学思考。研究采用文本细读法，结合历史与社会背景，对《活着》进行全面解读。概而言之，该小说不仅展现了生命的沉重与命运的变幻莫测，更凸显了生命的珍贵与脆弱。悲剧不仅局限于个体层面，更映射出一个时代与社会的痛苦记忆。主人公福贵的人生轨迹彰显了人类面对逆境时的抗争与坚韧，反映了人类精神的顽强。本研究认为，《活着》深刻探讨了悲剧性存在及其超越，揭示了生命的本质与意义，强调了理解与尊重生命的重要性，同时也展现了人类境遇的悲剧性与启发性。

关键词

《活着》，悲剧性审视，生命观，悲剧

Philosophy of Life in “To Live”: Tragic Existence and Its Transcendence

Zehua Zh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Chaozhou Guangdong

Received: Jun. 4th, 2024; accepted: Jul. 30th, 2024; published: Aug. 8th, 2024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delve deeply into the tragic elements and philosophy of life embedded in Yu Hua's novel “To Live”. By analyzing the family, social, and personal tragedies depicted in the novel, it seeks to unveil the view of life and profoun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contained within the work. The research employs a close textual reading method, incorporating historical and social backgrounds for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of “To Live”. In summary, the novel not only show-

cases the heaviness of life and the vagaries of fate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preciousness and fragility of life. The tragedy extends beyond the individual level, reflecting the painful memories of an era and society. The life trajectory of the protagonist Fugui exemplifies human resilience and perseverance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demonstrating the indomitable human spirit. This study posits that "To Live" profoundly explores tragic existence and its transcendence, revealing the ess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life.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ing life while showcasing the tragic yet enlightening nature of the human condition.

Keywords

"To Live", Tragic Examination, View of Life, Tragedy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余华作为中国当代先锋派文学的重要旗手，以其深邃的文学造诣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在中国乃至国际文坛上独树一帜。他的作品如同一面镜子，不仅映射出社会的冷暖人情，更在平静的叙述中剖析了人性的复杂与矛盾。余华的文学世界，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存在，其中暴力、血腥的元素常常作为主题的载体，通过“寻觅 - 质疑”的文学手法，赋予悲剧以更高层次的哲学思考[1]。

长篇小说《活着》无疑是余华悲剧美学的典范之作。在这部作品中，主人公富贵的人生轨迹如同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展现了个体在命运、社会等多重因素交织下的无奈与挣扎。富贵的悲剧不仅仅是其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背景下无数普通人共同面临的生存困境的缩影。通过富贵的命运沉浮，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以及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真实面貌。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将从更为多元的视角出发对《活着》中的悲剧元素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以期探寻悲剧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余华的笔下，悲剧并非生活的终点，反而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生命起点，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本文不仅关注作品中的悲剧人物与事件，更致力于挖掘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刻人生哲理与生命哲学。概而言之，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不仅从文本层面进行解读，还结合了时代背景、作者创作心理等多方面的因素，以期得到更为全面的理解；其次，本文更加注重对作品中悲剧性存在的深度挖掘，试图从中提炼出更为普遍的人生智慧与生命思考；最后，尝试与现有的文献进行对话，指出其可能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具有可资借鉴的观点。通过这样的分析，本文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更为深入、全面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余华的这部经典之作，并进一步探讨其所传达出的独特生命观念，既是对每一个个体命运的深刻反思，也是对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入追问。

2. 文献综述

《活着》作为余华文学创作的重要里程碑，自其问世起便在学术界激起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部作品的悲剧性进行了剖析，揭示了其中蕴含的生命哲学与社会意义。

其一，既有研究的悲剧性探索。众多学者从悲剧性、叙事艺术、人物形象等角度对《活着》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其中，对作品悲剧性的探讨尤为突出，揭示了作品中蕴含的生命哲学与社会意义。早在 21 世纪初就有学者指出，《活着》体现了余华创作成熟期的深刻转变，作品不再沉溺于冷酷与劫杀的叙述，

而是流露出深切的人道关怀(相福庭, 2002) [2]。这种关怀在黑暗中寻找生命的灵光, 为读者带来了深刻的生命感悟与心灵抚慰。李丰谷(2012)从生存灾难、死亡叙事、生命困境三个维度对小说的悲剧性艺术进行了深入探索, 揭示了小说中悲剧元素的丰富内涵[3]。李晓洪(2013)进一步解读了《活着》所体现的生存哲学, 包括无欲无求的生存理念、困境中的坚忍与承受, 以及活着本身的终极意义[4]。张晨(2017)的研究则强调了《活着》如何用悲剧的外壳来讲述生命的价值, 通过双重叙事结构消解悲剧性, 展现生命在苦难中的坚韧与乐观[5]。陈嘉与董欣(2019)则从悲剧的冲突性、叙事的温情性、题材的民间性三个方面, 对小说的悲剧艺术特征进行了全面的探析[6]。安颖(2020)从悲剧美学的视角出发, 对《活着》进行了深入的品读与分析[7]。

其二, 既有研究的人物性窥探。纵观学术界关于《活着》书中在人物形象分析方面, 主人公福贵无疑是研究的重点。张佳(2014)则聚焦于主人公福贵的人物特性, 分析了其纨绔任性、乐观愚昧与平凡坚韧等多重性格特征, 并指出这些特征在小说悲剧性构建中的重要作用[8]。李懿潼(2019)的研究则聚焦于福贵对生命的依恋和生存愿望, 揭示了其乐观坚韧、宁静深邃的生命力量[9]。廖健(2020)通过剖析徐富贵的悲剧形象, 阐述了作品所反映的人性弱点与缺陷, 以及其中蕴含的独特人文价值[10]。

其三, 既有研究的跨学科视角。除了对作品本身的研究外, 还有学者进行了比较研究或跨学科分析。例如, 有研究将《活着》与其他文学作品或电影进行比较, 以凸显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同时, 也有研究运用跨学科的方法, 如心理学、社会学等, 来深入探讨作品中的悲剧元素及其成因。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视角来审视《活着》这部作品。赵苗(2015)从余华的个人经历出发, 探讨了其作品中对底层民众生存现实的反映, 以及对生命至上和仁爱精神的颂扬。这种对生命的尊重与关怀, 与余华早年的从医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11]。在叙事艺术方面, 张爱萍(2018)深入剖析了《活着》的双层叙事结构, 并解读了其蕴含的美学特征[12]。缪舒珊(2022)认为, 《活着》的悲情不仅源于个体的命运和性格, 更应从社会和历史等更深刻的视角来审视其必然性[13]。

综上所述, 《活着》作为一部具有深刻内涵的文学作品, 其研究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尽管学术界在《活着》的研究上已取得显著成果, 但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本研究意在打破局限性, 全面而系统地审视该小说中的多维度元素。通过整合广泛的学术文献和跨学科方法, 以望进一步揭示《活着》所蕴含的艺术韵味与生命哲学的深刻内涵。这不仅有助于增进对余华文学创作理念的深度理解, 也为当代文学界提供较为新颖的思考方向和研究启示。

3. 《活着》的悲剧性审视：家庭、社会与个体的苦难交织

《活着》作为一部以中国历史变革为背景的小说, 深刻地展现了家庭、社会与个体在时代巨轮下的悲剧性遭遇。以下将分别从家庭、社会和个体三个层面对其悲剧性进行详细的审视。

3.1. 家庭悲剧：历史洪流中的家族沉沦

在《活着》这部小说中, 家庭层面的悲剧被赋予了深邃而复杂的内涵, 它不仅仅是一系列不幸事件的堆砌, 更是对人性、命运与社会变迁交织影响的深刻反思。富贵一家的沉沦, 如同一个哲学寓言, 展现了人类在命运面前的渺小与无力, 同时也揭示了家庭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的脆弱性。

富贵的家境巨变是悲剧的开端, 其成因不仅在于他个人的赌博成瘾, 更深层次地反映了人性的贪婪与弱点。这一人性的劣根性如同一个隐形的推手, 将富贵一家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父亲的离世不仅是对富贵个人的打击, 更是对整个家庭结构的摧毁, 它象征着家庭顶梁柱的崩塌, 使得家庭失去了稳定与依靠。母亲的离世无疑为家庭的悲剧再添一笔浓墨。她的生病与去世, 不仅仅是家庭经济困境的缩影, 更凸显了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 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爱与扶持变得如此力不从心。这一情节深刻揭示了

在社会的大动荡与变迁之中，即便是作为社会最小单位的家庭也显得格外脆弱。家珍与凤霞的离世，更是对家庭幸福的无情掠夺。家珍患上的软骨病，凤霞因大病而聋哑，这些都是命运对她们的残酷玩笑。她们的不幸离世，不仅意味着家庭失去了两位深爱的成员，更是对家庭深厚情感的一次重创。这一情节，无疑将家庭的悲剧推向了高潮。而有庆的离世，则彻底粉碎了家庭的最后一丝希望。他的天真无邪与善良，本是家庭中最为闪耀的瑰宝。但令人痛心的是，这样一个无辜而年轻的生命，竟因医疗资源的匮乏与社会的漠视而夭折。

可以说，死亡的重复发生，将小说的悲剧色彩渲染彻底，而底层小人物却只能被迫接受这命运的玩弄，无处可逃。故事中的一次次反转也不断凸显悲剧的底色，将悲剧的效果不断放大。记忆深刻的反转有两处，第一处是，富贵嗜赌如命，输尽家产，龙二继承了富贵一家的荣华，可谁曾想，在土地改革之时，龙二被当作恶霸地主处死，富贵认为自己逃过一大劫，但他的悲惨人生才刚刚拉开序幕，开始经历不断的离别。而第二个反转是，有庆抽血而死，富贵对县长痛恨不已，但此时却认出县长是并肩作战的春生，这让愤怒到极点的他开始间杂久后重逢的感动，之后陷入一种无奈的痛楚。剧情不断的反转，让悲伤与无奈共存，最终只能喟叹世间的的天不公，之后麻木地接受悲剧一次次地上演。

总体来看，《活着》中的家庭悲剧是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复杂现象。它不仅源于个体的弱点与贪婪，更源于社会的动荡与变迁。这种悲剧性的家庭变故，不仅让人们感受到了命运的残酷与无情，更让人们深刻反思家庭在面对困境时的脆弱性与无力感。同时，它也提醒我们珍惜和守护家人的重要性以及家庭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应如何自保与自强。通过这部小说，我们得以窥见人性、命运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家庭在面对这些关系时的无奈与挣扎。

3.2. 社会悲剧：时代变迁中的生命苦难

《活着》通过细腻而深刻的笔触，揭示了多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动荡对个人命运的深远影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硝烟中，以及后来的诸多严峻考验下，富贵一家的沉浮变迁成为了一个历史缩影。

在战争的背景下，富贵原本计划进城为母亲请医，却身不由己地被征为壮丁，这一不可抗拒的外部力量直接导致了其母亲的悲剧性离世。在当壮丁时，老全告诉富贵逃不掉也不敢逃的现实，最终老全那句“我逃腻了”道尽无尽的苦楚。在战争环境中，人的命运显得如此微不足道，战士们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挣扎，生命的脆弱和社会的残酷在这一刻暴露无遗。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的到来，富贵的心境变化以及周围人的反应，都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殊氛围和人们的复杂情感。面对随后的自然灾害，小说中的人物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孩子的哭泣、妻子的病痛、家庭的破碎，每一个细节都刻画了那个时代的艰辛与不易。小说还通过有庆的悲剧性死亡，深刻批判了当时社会对权力的绝对服从和对个体生命的漠视，悲剧性的寓意都在这一刻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而作为县长的春生的自杀，更是对那个时代悲情的深刻写照。

《活着》通过一系列生动而具体的细节刻画，展示了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背景下，个体命运的无奈与悲哀。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缩影，深刻反映了社会历史变迁对个人命运的深远影响。

3.3. 个体悲剧：命运重压下的生命韧性

余华以凝练而深刻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富贵一生的沉浮起伏。从富贵家族的繁华到衰败，从富贵的放荡不羁到最后的坚韧不屈，这一系列的转变，都深刻地反映了人生的无常与命运的变幻。富贵原本出身名门，享受着无忧无虑的少爷生活，然而，他的性格中却充满了骄纵与挥霍。这种性格的形成，无疑与他所处的环境和家庭教育密切相关。富贵的父亲年轻时也是挥霍家业的一类人，小说中写到“再说我爹年轻时也和我一样，我家祖上有两百多亩地，到他手上一折腾就剩一百多亩了”，可见其父亲给他

从小树立了一个不良榜样。而母亲的溺爱和妻子的忍让，更助长了他的放纵。在这样的环境下，富贵沾染了赌博和嫖娼的恶习，最终将祖宗留下的家业败光。然而，社会的残酷现实给了富贵深刻的教训。输光家产后，他一夜之间从尊贵的少爷沦为了卑微的雇农。面对双亲的离世、战场的幸存，他开始逐渐成长，学会了关心妻子、操心儿女，为家庭的生计而奔波。但命运的玩笑却接连不断，亲人相继离世，将他打击得遍体鳞伤。值得注意的是，面对频繁的死亡，富贵的反应逐渐变得麻木。这种麻木并非不伤心，而是对命运的无奈接受。在无数次的离别中，富贵选择了与命运和解，坚强地活下去。他的生活虽然充满了痛苦，但他却以普通人的身份，在过好生活中找到了生存的力量。

通过富贵的形象，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富贵的经历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对那个时代的深刻反思。在复杂多变的社会背景下，个体命运的无奈与悲哀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而富贵在痛苦中的坚韧与不屈，则成为我们对生活的一种启示。

4. 《活着》的生命观：悲剧深渊中的生命探寻

《活着》不仅是一部以历史变革为背景的小说，更是一部对生命意义、价值与抗争进行深入探讨的哲学之作。悲剧性事件作为小说的核心要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审视和理解生命的多重维度。以下将从生命的坚韧与脆弱、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以及生命与命运的抗争三个方面，对《活着》中蕴藏的生命观进行详细解析。

4.1. 生命的坚韧与脆弱：极端困境下的生命张力

余华巧妙地将小说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通过极端困境来展现生命的顽强与坚毅。在这种背景下，主人公富贵身上所体现的“坚韧”品质尤为引人注目。他凭借一种逆来顺受的人生态度，不断地将自己的生命故事续写下去。

富贵的人生充满了挑战与磨难，他一次次亲手埋葬亲人，一次次近距离地面对死亡的威胁，但他却从未有过任何退缩。他那淡然而平静的言语中，透露出超乎常人的坚强与毅力。他说：“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这淡然而平静的言语中，潜藏着富贵超乎常人的坚强。尽管富贵从富家少爷跌落为劳苦佃户，但他并没有选择自暴自弃，而是坚持种田养家；尽管他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残酷，但他始终在危险中寻找生存的机会；尽管他不断经历亲人的离世，但他始终从生活中找寻活下去的期盼。最后，在那布满午后阳光的田埂上，他平静地讲述着自己的一生，仿佛在诉说一个关于坚韧与生命力的传奇。

此外，富贵的家人也展现出了同样的坚韧品质。家珍虽然得了软骨病，却仍然坚持干农活，甚至在下不了地的情况下，还支撑着身体为家人缝制衣物；凤霞因高烧变聋哑，但她并没有自卑或气馁，而是勇敢地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二喜在经历妻子离世的悲痛后，仍然承担起作为父亲的责任，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这一家人都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面对生活的挑战和磨难。然而，生命的坚韧往往难以抵挡命运的无常。在这个宏大的世界中，每个人的生命都显得如此脆弱，如同玻璃一般一碰即碎。原本健康且富有体育天赋的有庆，因过度抽血在医院不幸离世；家珍在热切期盼中诞下新生命，却因产后大出血意外辞世。面对接连的打击，富贵深感悲痛，他将此情感转移为对医院的深深诅咒，以至于在二喜遭遇不幸时，他坚决反对将二喜送往那家医院。这一系列事件深刻反映了生命的脆弱性和易逝性，生死转换往往发生在一瞬间之间。然而，正是生命的这种脆弱和短暂，使我们更加珍视生命的可贵。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生存已然不易，我们无需刻意寻求活着的意义，而应学会接纳苦难和岁月的洗礼，以豁达的态度面对人生。人生本质上是一个向死而生的过程，在死亡这个终极归宿面前，人人平等；然而，活着的过程却被赋予了独特且深远的意义。

4.2. 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苦难中的生命真谛

小说通过深刻的悲剧性塑造，对生命的价值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富贵一家在生活的连续风暴中屹立不倒，其坚韧的精神凸显了生命的核心意义。可以说，富贵的社会地位变迁、所经历的社会变革以及亲人的相继离世，都深刻地揭示了他的悲剧性命运。然而，从他的生命轨迹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性格转变。从一个沉迷赌博、恃宠而骄的富家子弟，富贵逐渐成长为一个体贴入微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这一性格的蜕变，无疑是由他所经历的苦难和生活的重击所塑造的，这些经历赋予了他深沉而淡然的生命力量。富贵的个人突破性成长，实际上是对生命意义的深刻诠释。它表明，尽管我们无法改变命运的悲剧性走向，但我们可以选择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的挑战，从而在苦难中找到更好的自己。

《活着》这部小说虽然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富贵一家在困境中所展现出的亲情与温暖，却为读者带来了深深的感动。这种温情在悲剧中闪耀着生命的色彩，让人感受到生活的希望和美好。在社会变革的洪流中，富贵一家始终坚守着家庭的温暖与亲情。家珍虽身患重病，却从未放弃对生命的热爱，她最终见证了女儿的幸福，并享受到了女婿的孝顺。凤霞虽因病而聋哑，但她坚强地生活，最终找到了真爱，并收获了幸福。而富贵本人，则是这场坚守中最长久的战士。他珍藏着与家人的每一段回忆，深刻体验了亲情的深厚与完整。倘若富贵在遭遇家庭巨变后选择放弃生命，那么他便无法享受到这些珍贵的亲情时刻。正是因为他坚持活着，他才能在晚年享受到外孙的陪伴，才能在田埂上感受到夏日阳光的炽热与生命的力量。这正是生命的意义所在：不沉溺于过去，不妄图窥探未来，而是真实地活在当下，承担起生活的重任，深刻体验生命的价值。

4.3. 生命与命运的抗争：不可承受之重下的选择与勇气

在面对生活的苦难时，个体选择的方式呈现出多样性，有人倾向于积极反抗，有人则可能选择顺从。然而，不论何种选择，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生命价值的延续都应被视为核心原则。在小说中，即便是微小的角色，也展现出对苦难生活的积极抗争态度。例如，在战乱与饥荒的困境中，壮丁们并未消极等待命运的裁决，而是主动寻求生存之道。老全的话语“老子死也要活着”深刻体现了中国人内在的坚韧精神和对命运的抗争意识。小说的标题虽为“活着”，但文中多次描绘的却是死亡的场景，构成了一种深刻的反讽。富贵在面对亲人接连离世的命运时，采用了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这种态度并非向命运屈服，反而是一种坚毅的抗争方式。正如余华所言，富贵是世界上最尊重生命的人，他拥有众多死去的理由，却依然选择活着。富贵的这种选择，彰显了他对生命的深刻理解和尊重，他以活着的方式坚定地反抗着命运的安排。

“活着”被赋予了最本源性的情感状态，它超越了各种习俗情感的形式。余华通过简洁而深刻的笔触，描绘了故事的悲剧色彩，同时以平实的语言叙述了富贵对命运的默默抗争。尽管富贵最终孤身一人，但他始终坚守生命，以活着的方式俯视死亡，站在了生命的制高点，对命运发出了最强烈的挑战。

生命的意义固然多元且深邃，但其核心在于珍视生存本身，即深刻体验并感悟每一个此刻的生活瞬间，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与希冀，同时在困境中不断积累内在力量，进而彰显出生命的独特价值。在故事的终章，富贵的歌声里流淌着他对人生的深沉理解与豁达情怀，他已经坦然接受了人生的起起落落，这种态度恰恰是对生命意义最为贴切的注解以及最完美的诠释。

5. 结论

经过对《活着》中悲剧元素的细致剖析与深入探究，我们得以深刻洞察该小说所蕴含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主题。本研究发现，《活着》通过精心构建的悲剧叙事，不仅展示了家庭破碎、社会动荡以及个体挣扎等多维度的苦难，更在深层次上揭示了生命的无常与脆弱。这些元素相互交织，共同构建了

这部小说沉郁且震撼人心的艺术世界。

第一，从学术角度来看，《活着》所展现的悲剧性不仅局限于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类苦难写照，更是对生命本质的一种深刻反思。这种反思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敦促我们重新审视生命的价值，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环境中。通过小说的悲剧叙事，世人被提醒要更加珍惜生命，意识到每一个生命都承载着无法言喻的重量，这种重量源于生命的脆弱性和无常性，也源于我们对生命意义的不断探寻和追问。第二，这部小说对现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理解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深化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特别是家庭观念、传统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的体现与意义。同时，《活着》也激发了我们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思考，如何在保留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推动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成为现代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三，在社会科学实践方面，《活着》同样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小说中揭示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权力斗争、人性的贪婪与自私等，都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生动的案例。心理学家可以从中汲取个体面对苦难的应对策略，为心理咨询与治疗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而对于政府和社会组织来说，小说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无疑为政策制定和改进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总而言之，《活着》不仅是一部文学佳作，更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作品。《活着》以其深刻的悲剧性，促使我们反思现代社会中个体与家庭、社会之间的关系。在物质条件日益丰富的今天，我们是否忽视了精神世界的建构？在面对生命中的挑战和考验时，我们是否能够以更加坚韧和勇敢的姿态去迎接？通过对小说中悲剧元素的剖析，我们得以更加深入地理解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为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理解以及社会科学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如何将这些启示应用于实际生活中，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致 谢

耗时近三个月，此篇论文终于完成，我也收获颇丰。在此学习阶段，我查阅相关资料，运用所学知识，结合老师意见，完成了第一篇论文写作。在此首先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车学森老师对我的耐心指导，不厌其烦地解答我的诸多疑难问题并及时给予我鼓励。从论文的选题到最终文章的定稿，老师都是事无巨细地帮助我，帮我理清思路，指导格式，最终顺利完成写作。所以我再次由衷地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我也将学习老师诲人不倦的精神，并在日后更加努力，以期报答老师的教育之恩。

其次我十分感谢我的家人，成长的路上有你们的陪伴，我何其有幸。你们给予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让我有勇气克服各种困难，不断坚持下去，你们始终是我前进的动力与底气。

最后感谢这一路上给予我帮助的老师 and 同学，是你们的不吝赐教与温暖陪伴，让我不断成长又温暖常伴，愿我不断奋斗，有所作为，有所成就，将来能对你们有所回报。

本次论文绝非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由于自身专业水平不足，内容会存在不足和缺点，所以恳请阅读此篇论文的同学、老师，多多予以指导，不胜感谢。

参考文献

- [1] 张男. 浅论余华创作的悲剧意识[D]: [硕士学位论文].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14.
- [2] 相福庭. 承受生命之轻——余华《活着》解读[J]. 名作欣赏, 2002(1): 15-16.
- [3] 李丰谷. 浅析余华《活着》悲剧性艺术[J].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6, 29(1): 42-44.
- [4] 李晓洪. 活着与死去——解读《活着》中的中国式生存哲学[J].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3, 4(5): 146-148.
- [5] 张晨. 悲剧外壳下的生命赞歌——读余华《活着》[J].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7, 15(1): 75-78.
- [6] 陈嘉, 董欣. 余华《活着》的双层叙事结构与悲剧艺术特征探析[J]. 名作欣赏, 2019(30): 135-136.

-
- [7] 安颖. 悲剧美学视角下的《活着》[J]. 鄂州大学学报, 2020, 27(6): 59-60.
- [8] 张佳. 余华《活着》中徐福贵的悲剧形象分析[J].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4, 30(4): 23-25.
- [9] 李懿潼. 活着的重量——读余华的《活着》[J]. 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 13-15.
- [10] 廖健. 余华《活着》中徐福贵的悲剧形象分析[J]. 造纸装备及材料, 2020, 49(1): 240+249.
- [11] 赵苗. 从《活着》的悲剧看余华对生命的态度[J].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5, 31(23): 23-24.
- [12] 张爱萍. 余华《活着》的叙事结构与美学特征探究[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8, 34(3): 15-16.
- [13] 缪舒珊. 略论《活着》作品中的悲情底色[J]. 黑河学院学报, 2022, 13(8): 129-131.